

身居陋室小 四壁皆钟表

夜来闻摆声 时光知多少

文/片 本报记者 赵丽

“太熟了，光在心里 想想就行了”

1981年，刘荣光26岁，结婚不久，月工资34元。那年，他见到一块中国产3号苏式座钟，“崭新，应该是做好后就没有让它走过”，卖家要价150元。当时，酷爱钟表的父亲刘恩阳说值这个价钱，刘荣光就把办完结婚仪式后剩下的150块钱花在了这块钟上。

这是刘荣光钟表收藏史上浓墨重彩的第一笔，此前，他也挺爱收藏，只不过用他的话说，“那是小打小闹”。

30年后，再走进刘荣光的家里，就会发现各个角落都是钟表。卧室墙上有一溜苏式挂钟、广式挂钟、英国布谷钟，抽屉里塞着小巧玲珑的怀表、手表，客厅摆着2米2高的德国五音落地钟，玻璃博古架上摆着座钟、磁钟、电报铁钟、玻璃台表……要是让它们都跑起来，那各种各样脆生生的打摆声、沙沙的指针转动声将会充满整个房子，就好像这里住满了各色鸟儿，得意的时候就会钻出来哼唱几句。

不过，刘荣光已经把每只钟表走动的声音都听熟啦，他一般不会让这些有年头的伙计们再动弹起来，他收藏的一千多块钟表，大部分都存放在另一处房子里，见面的机会不多。

这一千多块钟表，有的是他买的，有的是他用别的古董跟人换的，有的是他父亲刘恩阳留下的。现在，即使不面对实物，他也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乌利文公司出品的那块珐琅彩礼拜表上有60多颗珍珠，可以细致地描述出那些广式座钟上镶嵌的深海螺钿的形状。

对刘荣光来说，这些钟表已经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老朋友了，不需要一遍遍拿出来看，“光在心里想想就行了”。

这些钟表出场的重要时刻是过年过节刘荣光兄弟姊妹五人的聚会上，“五个人都爱玩这个”。他们都有能拿得出的手藏品，几个人串门时常把心爱的物件摆出几个来，欣赏一番，品评一番，谁收藏的东西好点，谁稍次点，甚至都有个排名。

兄弟姊妹几人爱钟表的习惯来自于他们的父亲刘恩阳。七十几岁时，从不写诗作文的刘恩阳曾套用古诗《春晓》写了四句感言：身居陋室小，四壁皆钟表；夜来闻摆声，时光知多少。刘荣光这一辈子就是在满屋老钟表的滴答声中长大的。

刘荣光说，父亲是济南仪器厂的创办人之一，自学了一手精湛的钟表维修技艺。虽然家境一般，但对于钟表等物件，却是“碰见了就买，只留几块钱生活费”。

“不是咱的， 命里没有”

和父亲一样，刘荣光也对钟表如醉如痴。他也收藏别的物件，家具、古书、玉器、瓷器、陶

今年55岁的刘荣光，一辈子与各式各样的钟表为伍。虽然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，父辈也是工人。可在另一方面，他又是一个极其富有的人，

他收藏了一千多块钟表，其中一块18世纪早期的法国皮套钟，曾被专家估价为30万。可他更富有的是内心，他一直想建一座古钟表收藏博物馆，把自己和父亲的藏品陈列其中，让这些摆在桌子上的东西活起来。



▲刘荣光在欣赏自己收藏的钟表。

罐，这些都有出有进，但倒手赚的钱都花在了买钟表上，有的直接让给别人换成了钟表。

而钟表，只要一到他手里，肯定就死守住。他说，5年前，自己从工厂买断了工龄，前些年和亲戚一起投资办了一家锯业有限公司，生意还不错。平日里他也没有别的爱好，“不抽烟、少喝点酒，也不讲究吃”，只是遇到心仪的钟表，恰巧手里又有闲钱，就会忍不住买下来。

买表，他买出了很多故事。好些年前，为了一块满天星珐琅表，刘荣光拉着一位朋友专门跑到德州。下车后，他们赶了十几里地，还是没能打听到卖家住的房子，两人又冷又饿，索性坐在庄稼地头上歇脚。

这时天色已经黑沉沉了，四周只有风扫过庄稼叶子的声音。老刘说，那时他心里正犯嘀咕呢，迎面开来了一辆拖拉机。他刚想问路，拖拉机驾驶员跳下车，撒腿就跑——“把我们两人当成劫道的了！”当天晚上，他们俩费了好大周折来到卖家家里，哪知这人已经出门收古董去了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卖家来济南了，刘荣光赶忙来到旅馆，结果被告知来晚了一步，就在当天，这块表已经被卖给别人了。

“不是咱的，命里没有。”虽说如此，刘荣光心里对这块表还是挺念念。又过了一两年，一个行里的人拿着块表找到他换字画，一看到底表壳珐琅画周围镶着的三圈珍珠，刘荣光差点跳起来——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，正是那块满天星珐琅表！

还有比这更巧的事情。1995年8月，刘荣光去北京参观故宫钟表馆，其中一只烧蓝打簧表引起了他的注意——这只表他似乎在原济南老钟表店的一位退休师傅家见过。回济南后，刘荣光抽空来到这位师傅家，那只表果然还在。这位师傅说，这表原属于自己的老师——修表匠钱师傅的，有一次把表拆开上油期间，钱师傅患脑溢血瘫痪了。他去世后，把这块残缺不全的表留给了自己。

后来，这位师傅将这块打簧表以低价转给了刘荣光。一年后，刘荣光因为收藏的一块旧表要配零件，再次去找这位师傅，临走时师傅拿出一小盒表齿轮，说是留之无用，弃之可惜，知道刘荣光爱好收藏，就半卖半送给了他。回到家，老刘正要把这些零件束之高阁时，几个比普通齿轮略厚，而且排列顺序有标记的齿轮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刘荣光把这些齿轮和那只

珐琅打簧表一起送到父亲家中，在父亲高超的修理技艺下，这些齿轮被一件不差地安装完毕，经过精心调试，这只表又行走如初。

“别瞎了这些东西， 得让他们活起来”

很多好东西，刘荣光见过，心里喜爱得很，但要么因为价钱，要么因为表主人不撒手，“跟咱没缘分”，他只能在心里念着。

“青岛有块好表，叫‘舵手表’，原来是放在中山舰上的。呵呵，咱没那个实力买，看看也高兴。”8月24日，刘荣光手里攥着一块珐琅表，以很快的语速向记者讲起进入他心里的那些钟表，话又快又密，就像这些钟表带着温度，带着灵性，得一口气讲完它们的好处，不能厚此薄彼。

他手里的那块珐琅怀表，直径46毫米。生产于20世纪的瑞士。背景为宝石蓝珐琅，上面画着的金发美少女，唇红肤白，头发的颜色丝丝入扣。侧视之下，散发出一道道太阳光芒般的光线。“能在珐琅表上画人物的画家就不多。”他说，油彩不耐高温，温度不能高于300℃，但珐琅只有在800℃才能烧成，因此画家需要精通化学工艺，“一层层地画”。先画一层颜色，经高温后变色，再次配色，再次变色……如此循环，“至少得烧20遍”。就这样画了烧，烧了画，这样一块表，画完需400个工时，而最后的成功率只有50%。

因为钟表是前人的心血之作，做工精细，是艺术品，所以不能让它们“瞎了”。古钟表有传承有历史，他想让它们成系列，把这条截断的河流一段段接续起来，让人看到它的绵长深邃。

因为这些原因，他很想创办一个民间古钟表博物馆，把父亲遗留的藏品和兄妹几人的藏品集中到一起，成系列的展览。

2008年，在整理申报材料的过程中，刘荣光萌发了编写《中华民间古钟表收藏》一书的念头，兄妹对此也很支持，各自拿出藏品让他挑选。最后他挑出了六百多块古钟表，分为座钟、挂钟、台表、怀表、手表五个系列，38个类别，对每块表进行详细描述。

现在这本书已经出版发行。在书中的自序中，他写道：“目的是使读者对钟表的产生、发展、种类有一个大概的了解，并逐渐产生兴趣，进而保护、收藏这一人类科学发展的结晶——古钟表。”

上周这些人

现实的人 网上的客

本报记者 张贵君

一周时间虽然短暂，城市人物却依然动人。

醉酒客。这本不是新闻了。喝酒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喝醉了酒打车也无可厚非，偏偏有这么一群人，酒喝多了在车上洋洋得意：吐车里，喊不醒，找不到家……我们有这样的观念：能喝的就是好汉，但怎样保证好汉不受伤？这让城市在思考，能否建立一个醉酒管理条例，不让公共秩序因为酒精而迷茫。

酒司机。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这是多么浅显的道理，可在省城的高架路上，居然有这么多酒司机。动用异地警力，出其不意，在不允许停车的市区高架路上查醉驾，第一次就逮到了46人。46人呢，还不算那些漏网之鱼，这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。

坠桥人。这可能与醉酒无关，却与高架路相连。北园高架路西头，“断头路”又上演一出悲剧。那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在此殒命才一个多月，一中年男子又在此莫名坠桥。意外的事情也许并无关联，快快消除隐患修好路，彻底去掉这个不吉利的名字，希望每一条路都成为平安路。

泼漆者。平安路上不平安，都怪那俩泼漆者。在小纬六路，一家店铺被人莫名其妙泼了红漆，查看录像才知道，有两个戴着口罩和太阳帽的青年，深夜专程来泼漆。有旧仇，还是有新恨？浪费那么多漆，就能泄愤吗？希望警方能找到这两个无聊的青年，让大家看清他们的真实面孔。

回家人。这是一个个真实的面孔，药山脚下洋渭村的村民回来了！8月27日开始，在外避险三个多月的村民终于回来了，山上的情侣石险情解除，大家又可以过安居乐业的生活，让人松一口气，这是多么值得安慰的事情。在地质灾害频发的年代，人们的警惕和社会的关注，让这个与“悬石”一直相伴的村子，永久消除了这一心头隐患。

苏小沫儿。现实的隐患消除了，网络的隐患依然存在。在安静的周末夜里，在新浪微博一周年的时间里，济南网友“苏小沫儿”突然要在自己“脖子”上自杀，这引起了数千网友的关注，北京和济南警方也闻风而动。善良的人们和正义的警方，“宁可信其有，不能任其亡”，最后，“苏小沫儿”没事了，唾沫也跟着来了。危言耸听可以博得同情，这可能是人性的弱点，但如果利用人性弱点来拔高自己的“脖子”，并浪费宝贵的公共资源，就是一种悲哀。但愿不是这样吧。



刘荣光